


#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

邓磊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现代教育文库

#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

---

邝磊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 / 邓磊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01-013602-8

I. ①中... II. ①邓... III. 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研究—中世纪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317 号

##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

ZHONGSHIJI DAXUE ZUZHI QUANLI YANJIU

著 者: 邓 磊

责任编辑: 陈鹏鸣 郭晓娜

出版发行: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3602-8

定 价: 32.0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 (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近年来，经过学界同仁孜孜矻矻、持之以恒的努力，国人对于欧洲中世纪（公元476—1543年），尤其是公元9世纪之后的印象已经大为改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人们发现原来它并非那样愚昧无知、落后停滞，更非所谓的“黑暗时代”；恰恰相反，印象中黑暗蒙昧的中世纪，在欧洲大历史的范畴内，实是一个信仰虔诚、酝酿变革、孕育未来的时代，其上承希腊罗马的古典智慧，下启近代欧陆的启蒙思想，实乃欧洲历史最重要的接榫之处。

一直以来，不仅在东方，甚至在西方大部分人——包括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眼中，中世纪是不变、静止和落后事物的同义词。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日常俚语中，“中世纪”这个词汇常用来指代过时之物。如萧伯纳所言，甚至连上一代人的时髦餐具也会被宣布为来自“中世纪”。中世纪最遭人误解的是科学与艺术，在众多贬低中世纪的人眼中，这个时代是盲目的宗教信仰、荒诞的炼金术与野蛮的杀戮交织在一起的黑暗时代，与后来缘起于意大利的启蒙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中世纪欧洲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封建制度的广泛适用、教会的无上权威以及经院哲学的故步自封，这三者共同形成了长期而稳固的社会形态。相比之下，此前的时代和此后的时代似乎都拥有更多的变革。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此观点或许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却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人类历史是平滑而不间断的发展历程，历史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在前后相继的时期之间存在明显而强烈的反差。现代研究表明，不仅中世纪不是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

黑暗和停滞不前，后来的文艺复兴也没有那么光明和突然。

事实上，14—16世纪文艺复兴到来之前，欧洲历史上已经有过一次文化与艺术的复兴，它发生于1050—1250年间，前后相继约两百年。因为此次复兴在12世纪达到巅峰，又常常被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对于12世纪文艺复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有一段充满感情的描述：“这个世纪，是圣贝尔纳（St. Bernard，也译作圣伯纳德）骑在骡背上的世纪，一个在许多方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年代。这是十字军的时代、城镇兴起的时代、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式建筑步入顶峰，哥特式建筑开始兴起，方言文学开始出现，拉丁古典著作、诗歌和罗马法走向复兴，吸收了阿拉伯人成就的希腊科学和大量的希腊哲学得到了恢复，并且诞生了第一批欧洲大学。”<sup>①</sup>哈斯金斯的话语不仅澄清了中世纪的历史真相，同时还揭露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中世纪的全部禀赋，抑或中世纪最杰出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一个被后世称为“大学”的组织身上。

大学是中世纪时代的独特禀赋。伟大的历史学家拉斯达尔（Hastings Rashdall）也曾用热情洋溢的笔调描述大学诞生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蕴意：“将理想植根于组织系统，这种能力是中世纪思维特有的天赋；但与此同时其最明显的缺陷也正是其将理念物质化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遗赠给我们的各种组织制度，要比其留下的气势恢弘的大教堂还要更加珍贵和不朽；而大学，如同宪政王权、议会代议以及陪审判决等组织制度一般，毫无疑问正是中世纪最独特的组织建制之一。”<sup>②</sup>毋庸置疑，大学与其各种教研活动直接产生的影响，构成了中世纪智识范畴内最伟大的成就。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缘起，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这段历史不仅是大学得以产生、发展的源头，同时也是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拐点。这是

---

①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张岚、刘疆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 [英] 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一卷，崔延强、邓磊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一段摆脱蒙昧的历史，也是一段破而后立的历史，更是一段开启未来欧洲社会新范式的政治、文化发端史。在围绕公元1000年前后铺展开来的这段历史，蒙昧、启蒙、宗教、文化、教皇、帝国、学校、智识、君主、骑士、教会、教士、修士、修院等一系列缠绕人类文明千年的形象纷纷登台，各领风骚。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失落的年代，希腊罗马曾经创造的文明业已在蛮族铁蹄的肆虐下渐次凋零；这也是一个希望的时代，新知识的引进裹挟着古典文化的复兴促使欧洲文明开始凤凰涅槃。正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下，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社会文化传播模式，并从此横亘千年屹立不倒的组织，逐渐浮出水面。这个组织，就是中世纪大学。

中世纪欧洲是高等教育的历史渊薮，相比之前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教育机构，中世纪大学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大学之前的教育机构，不仅很少具有完善的组织，并且大多是某种社会权力的附庸。譬如欧洲古典时期的贵族学校和中国古代的官学，就是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即使历史上那些少数似乎具有独立品格和学术追求的学校——譬如亚里士多德的学园或中国宋明时期的书院，也是依赖某些先贤大哲的荫蔽；一旦大师离去，学业亦随之坍塌。一言以蔽之，在中世纪大学兴起之前，所有教育机构皆可视为权力机构或权威个体的附庸；一旦支撑这些组织的旧有权力被新的权力所替代，它们也会烟消云散。中世纪大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承载了人类对于知识发展和文明传承的集体意志，具有相对完善和独立的组织架构。它不隶属于某个政治势力，也不局限于某个地理区间，乃是致力于求知与教学、具有内在文化性格的教育组织。中世纪大学至少具有三个特质：首先，致力于吸引，或者至少邀请世界（欧洲）各地，而不是某国某地区的学子前来从事纯粹的研究和学习。其次，提供高层次的学科教育。也就是说，除基础的文艺教育之外，至少还提供神学、法学、医学三大高等学科其中之一的教育。第三，有多位不同学科（至少两个以上）的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上述三重意蕴中，第一条至关重要，也最为根本。

大学的创建最初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发行为，但如果要在具体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外在的认同。在早期阶段，大学不过是组织松散的学者行会，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之后才成为拥有权力的法人社

团。大学组织权力的形成，不仅需要文化资源，政治支持同样也不可或缺。教会虽然为大学提供了意识形态权力，但却无意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强大的敌人，因此一直倾向于控制而非任意发展大学的权力。古典知识的复兴虽然为大学提供了文化权力的基础，但在当时普遍的蒙昧下却无法与根深蒂固的教权相抗衡，当时唯一能够让大学获得与教权抗衡的力量就是世俗王权。出于抵抗教权、培养人才的考虑，中世纪各国的世俗统治者也大多对大学表示支持，这不仅因为大学焕新知识、自由探索的气质有助于打破罗马教皇的思想钳制，同时大学培养的法学、医学等专门人才也是世俗统治不可或缺的智库。由此中世纪大学在世俗王权的支持下获得了与教权相抗衡的机会，同时也发挥起培养世俗人才的组织功能。

综而言之，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作为一个新兴组织，其承载了时代的群体意志，拥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因而才能在权力网络的间隙中不断发展。大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大学从来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而是体现群体意志、承担时代责任的社会组织，否则她便无从获得发展的动力。穿行八个世纪，大学容颜已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最年轻的大学，其权力来源与核心追求也与中世纪一脉相承。

从组织体系的建构与社会权力的发展来分析中世纪的大学，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拟同时从两条进路分析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权力：一条进路基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概括分析在中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如何从历史深处发展而来；另一条进路则以社会权力论为基础，从多重维度具体解读早期大学的组织建构与权力来源。基于“掌握权力是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根本途径”这一根本假设，本研究将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社会来源作为历史分析与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整个研究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一、描述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历史背景，并从中分析大学组织权力的发展间隙。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的社会和历史都是连续不断的发展进程，从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卓然超脱于连续性的社会历史之外。因此，任何组织的出现都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前提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为了深刻理

解中世纪大学组织的真实面目，我们有必要在具体探究大学的组织特征之前，明晰其得以诞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二、概括中世纪大学组织结构发展成型的历史进程，并从中探寻该组织的社会权力来源。

该部分的逻辑起点为：社会组织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关系制度化的需要，而制度化的需要则源自于人类某些本源的生存目标。历史源于无休止的驱动，这种驱动产生了各种各样广泛的和深入的权力关系网络，而权力关系网络的形成对于人类目标的实现甚至比制度化自身都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大学这种社会组织的形成，也是基于社会关系制度化的需要，其组织权力则是在各种复杂的社会权力网络的间隙逐渐成长起来的。

三、分析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多元特征，并探究造成其组织形态多元化的历史因素。

该部分的基本假设是：大学组织机构的诞生和组织权力的获得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其外在组织形式的差异以及获得社会权力的渠道却存在偶然因素的影响。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才致使大学组织在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研究领域上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四、分析中世纪大学在组织建构初步建立之后所遭遇的外部阻滞力量，总结大学的斗争策略以及最后取得的发展成果。

该部分的表述内容是：当一种新的权力组织出现在既定社会环境中的时候，必然会遭遇旧势力的反感和抵抗，而新组织则需要以人们的某种根本需求为生存基础，通过持续的、起伏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地位，扩展自己的组织权力。中世纪大学出现之后，曾同时遭受蒙昧的市民阶层和保守的宗教势力的双重阻滞，但基于中世纪人们对文明和知识的渴求，大学通过一系列艰难甚至艰苦的抵抗与斗争，最终捍卫并扩展了组织权力。

五、总结中世纪大学组织的主体精神，分析其组织权力所承载的社会需求。

该部分的研究前提是：人类社会权力组织的成型以及组织权力的集中既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出自于某种计划性、前瞻性和明确性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其皆是出于人类无意识的、本真的、甚至是超越性的



内在渴求——诸如神圣、自由、正义等。作为权力组织的大学机构之所以能够从中世纪欧洲雾霭沉沉的历史隧道中透射出文明与智慧的亮光，并从此以后作为全世界的文化灯塔长久闪耀在人类精神王国的顶峰，其必然承载了某些永恒的追求与高尚的情愫。而这些追求与情愫，也正是大学权力的立足根本，亦即大学组织的主体精神。

六、回顾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历史影响，展望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

立足于现代，穿透历史的迷雾在逝去的岁月长河中披沙拣金，向来都是历史研究者不可摒弃的研究目的。因此，在完成对中世纪大学时代现状的层层梳理之后，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如何评价这种独特而久远的教育形态？换句话说，中世纪大学究竟具有何种历史意义，其对现代大学是否还具有现实的考量价值？基于以上发问，本研究将回顾大学组织的历史影响，明晰大学组织的主体精神，从而为现代大学正本清源，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建议。

# 目 录

序 言/1

绪 论/1

第一节 何谓大学——关于大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2

一、大学之源/3

二、大学之蕴/5

三、大学之核/6

四、大学之权/8

第二节 历史足迹——中世纪大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0

一、国外研究概况/10

二、国内研究概况/15

第三节 核心视域——观察中世纪大学的着眼点/19

一、“有组织的权力”与“权力组织”——大学的立身之本与生存之道/20

二、研究的思路、创新与意义/25

第四节 研究视角——在历史与现实之间/29

一、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论/29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31

三、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33

**第一章 文明的复归——大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土壤/35**

第一节 “中世纪”的历史解读与大学诞生的时代背景/36

一、“中世纪”概念的历史解读/37

二、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特性/40

第二节 文化复兴、教育改革与中世纪大学的社会土壤/47

一、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教育基础/49

二、查理大帝的教育改革/52

三、古典文化的传承与经院学说的兴起/53

**第二章 权力的来源——大学的创造与生长/61**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创生/63

一、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内在蕴意/63

二、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行会基础/67

三、大学组织的学者特权/74

第二节 大学获得组织权力的社会间隙/76

一、欧洲智识的复苏与世俗教育的兴起/76

二、学术大师的魅力/81

三、古典习俗与罗马法的承继/84

四、政教之争/85

**第三章 形态的多样——中世纪大学的多元特征/87**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的行政分野/88

一、学生大学的行政体制/89

二、教师大学的行政体制/95

第二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学科分野/104

- 一、医学之城萨勒诺/105
- 二、法学渊藪博洛尼亚/107
- 三、神学圣地巴黎大学/109
- 四、人文博艺大学——牛津/114

### 第三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历史选择/120

- 一、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获得/120
- 二、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历史选择/124

## 第四章 阻遏与扩张——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发展历程/131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阻遏/132

- 一、争斗之起因/133
- 二、斗争的表现形式/141

### 第二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的扩展/147

- 一、中世纪大学组织的斗争策略/148
- 二、大学组织权力的扩展/150

## 第五章 知识的献祭——中世纪大学的主体精神与组织功能/155

### 第一节 知识献祭：中世纪大学的外显主体精神/156

- 一、古典智慧的回归与东方知识的传入/157
- 二、新知识体系的成型/159
- 三、中世纪文化生活的创生/165
- 四、中世纪大学知识献祭的内在意蕴/168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中世纪大学的内隐主体精神/171

- 一、何谓身份的认同与建构/171
- 二、中世纪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建构/173

### 第三节 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功能/189

- 一、意识形态权力与引领社会意识之功能/189

- 二、文化权力与传承创新之功能/190
- 三、政治权力与社会参与之功能/191
- 四、大学组织的核心功能——人才培养/192

## 第六章 古典与现代——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影响与现实考量/193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历史影响/194
  - 一、大学组织权力对中世纪社会的改造/195
  - 二、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对后世大学的影响/202
- 第二节 大学组织的现代使命/207
  - 一、社会契约观念下的大学功能/208
  - 二、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与新契约关系下的大学使命/214
- 第三节 大学国际性格的现代意义/219
  - 一、现代大学的国际性格及表现/219
  - 二、现代大学的国家性格及表现/220
  - 三、现代大学国际性格与国家性格之冲突/221
  - 四、大学国际性格与国家性格的调适/223
- 第四节 大学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225
  - 一、知识分子身份的时代转换/225
  - 二、现代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228

## 参考文献/231

## 绪 论 |

## 第一节 何谓大学——关于大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当今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知识策源地与人才摇篮的高等教育机构俨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机构，因此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政府纷纷把大学作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无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推动大学的发展。由于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慷慨解囊，不仅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级著名学府几乎富可敌国，甚至连发展中国家的顶尖高校也“钱途”辉煌。大学，尤其是各国著名大学在资金上的充裕，使得人们常常处于一种莫名的亢奋之中，相信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伯顿·克拉克（B. R. Clark）所言“谁有黄金，谁统治”，<sup>①</sup> 社会与政府在慷慨解囊的同时自然也期望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大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立独行的气质性格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愿施之于上。因此，通识教育与专业发展二者孰轻孰重、学术探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重心之争、商业机构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内部龃龉等等，都是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人们不可能随便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事情的复杂源自于大学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双面性：一方面，大学自成立之日绵延至今已逾8个世纪，其传承和发扬的知识和理念不是局限于某一代或某一国，而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集中了的精神追求，是必然要长期延续下去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作为特定时代的社会机构，大学又必须承担现实的功能和使命，为当下的社会做出具体而微、实实在在的贡献。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大学组织都遭遇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抗。自中世纪以降，诸多先贤都曾描绘过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大学形象，然而无论是早期远离世俗的“象

---

<sup>①</sup> B. R. Clark, “Govern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M. Shattock (ed.), *Th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Springer, 1983, p. 136.

牙之塔”，还是洪堡寂寞而自由的科学研修之地，抑或纽曼笔下博雅雍容、诗意栖居的真理渊藪，弗莱克斯纳眼中坚持理想、学术卓越的研究中心，甚至克拉克·克尔口中综合多元、服务社会的巨型大学，当这些高等教育的经典表达产生之时，大学的形态不再是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已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的外在组织形态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不断调适，因此大学的功能也一再扩展。但是，无论形态如何变化，功能如何扩展，大学依然是“大学”，而没有变成其他任何组织。换句话说，大学组织存在着一种核心的价值追求和组织意蕴。这种追求和意蕴是人类内在的主体需求，也是大学组织获得让渡权力的根本原因。因此，若要厘清大学组织的权力与功能，必须回到源头，回到大学成为社会法团、获得组织权力的滥觞之处。

### 一、大学之源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当代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

在 85 个创立于公元 1520 年之前、至今仍然一脉延续、拥有相似功能和不断历史的西方组织名单中，包括少许主教座堂、爱尔兰和冰岛的议会，以及大不列颠和瑞士的几个州议会；另外，就是接近 70 所的大学。当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专制王朝、封建领主和垄断行会都已烟消云散，这 70 所大学，依然矗立在相同的地址，沿袭着同样的称谓；仍然有教授和学生在一些古老的房子里做着大致相同的事情，遵循着一脉相承的治理方式。<sup>①</sup>

从蒙昧的黑暗时代到现今的知识社会，从茕茕独处的原型大学到开枝散叶的现代高校，从遗世孤立的“象牙塔”到拆去围墙的综合大学（Multiversity），千年而下，大学的面目早已摆脱了低调朴素、位于社会边缘的形象，华丽地转身成为万众瞩目的社会核心机构。的的确确，大学早已物

---

<sup>①</sup>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i - xii.



是人非。但是在容颜的变幻之后，经久未变的是一脉相承、使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与主体精神。无论是在封建时代，抑或后工业时代；在战乱时代，抑或和平年代，大学的核心理念与主体精神都从未曾丢弃，大学原发内生的组织权力也一以贯之。为了真实地认识大学、理解大学，研究中世纪大学需要弄清的基本问题就是：大学的精神和理念究竟是什么？大学组织从何处发展成型，大学的权力缘何而来，又何以一路迤迤至今却从未丢弃？或者，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大学是什么？何谓大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源头，必须回到那个所谓“黑暗蒙昧”的时代，来解释欧洲社会酝酿数个世纪，然后突然迸发出来的文明曙光与知识献祭。

正如历史学家海斯丁·拉斯达尔（Hastings Rashdall）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开篇所论述的那样：

圣职主义（Sacerdotium）、主权统治（Imperium）以及高等学业（Studium），这三者曾被中世纪学者赋予了至为神秘的力量与“德行”。正是这三者丝丝入扣的通力协作，才保证了基督世界长久安定的生存空间。在这三者之中，“圣职主义”以及“主权统治”所代表的都是抽象概念，唯有“高等学业”才是切实存在的实体组织。众所周知，所有的教士特权都可以溯源到“七丘之城”（Seven Hills，罗马城的别称）的宗教领袖和权威，所有世俗统治的根基最终也都要归结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耀。毋庸置疑，那些灌溉和滋润了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的知识溪流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源头——伟大的原型大学，尤其是巴黎大学。对于一个在中世纪学者眼中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机构进行历史探究，这项工作绝非简单的考古好奇。事实上，中世纪高等学府的起源、发展、衰败及其向现代模式的转型，都值得我们如同对待教皇权力以及神圣帝国那样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sup>①</sup>

---

① Rashdall Hastings,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1.